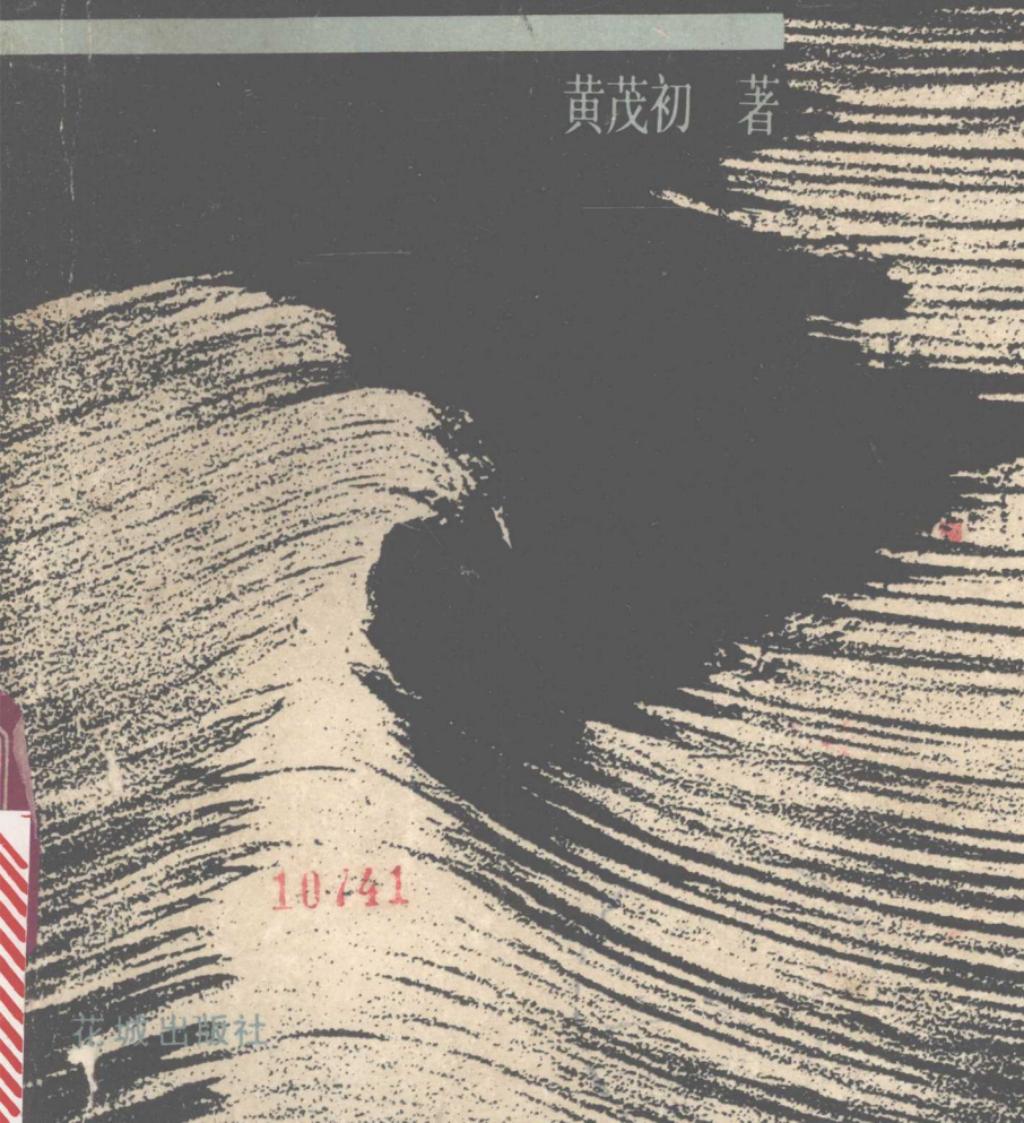


沧海恨

黄茂初 著



10741

花城出版社

沧海恨

黄茂初著

花城出版社

上集

沧海恨

黄茂初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6插页 320,000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120册

书号：10261·928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60-0008-1/I·8

定价：3.20元

L247.5/792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民主革命先行者丘逢甲的长篇小说。

甲午战争爆发，丘逢甲毁家纾难，与龙马生、吴汤兴等筹办团练保卫家邦，得到天地会首领简愚和“番女”苏拉等人的热烈响应。澎湖失陷后，巡抚唐景崧仓皇内渡。这时，丘逢甲力挽狂澜，励众再战。未久，知府黎景嵩夺了他的兵权，致使新竹一战损兵折将，全军溃败。

丘逢甲无路排云，只好退居祖籍。在万分艰厄之际，他发誓要练出十万学生军，复土雪耻，在潮州一带办教育，向学生灌输先进思想，又遭顽固派阻挠。丘逢甲下南洋考察，先后与维新党和革命党人士接触。回国后，他创办岭东同文学堂，为革命党培养了大批人材。在出任广东省咨议局副议长后，经过禁赌与反禁赌的斗争，他认清了专制政府的腐朽本质，逐渐倾向民主革命，掩护了大批革命党人。清政府派凤山为镇粤将军，拟将丘逢甲逮捕杀害，被革命党人炸死。丘逢甲利用广东军政大员之间的矛盾，分化瓦解，革命党人得以兵不血刃，光复了广州。丘逢甲出席南京革命政府成立仪式，被选为参议员，兼任广东北伐军的顾问。革命前途的黯淡，内部的腐化，工作的繁重，使得丘逢甲旧病复发，终至不治；壮志未酬，遗恨千古。

作者力图以现代意识烛照历史，再现中国近代系列光彩耀目的人物。台湾的风俗，粤东的民情，穿插在紧张的情节中间，诗意盎然。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，富于艺术魅力。



丘逢甲练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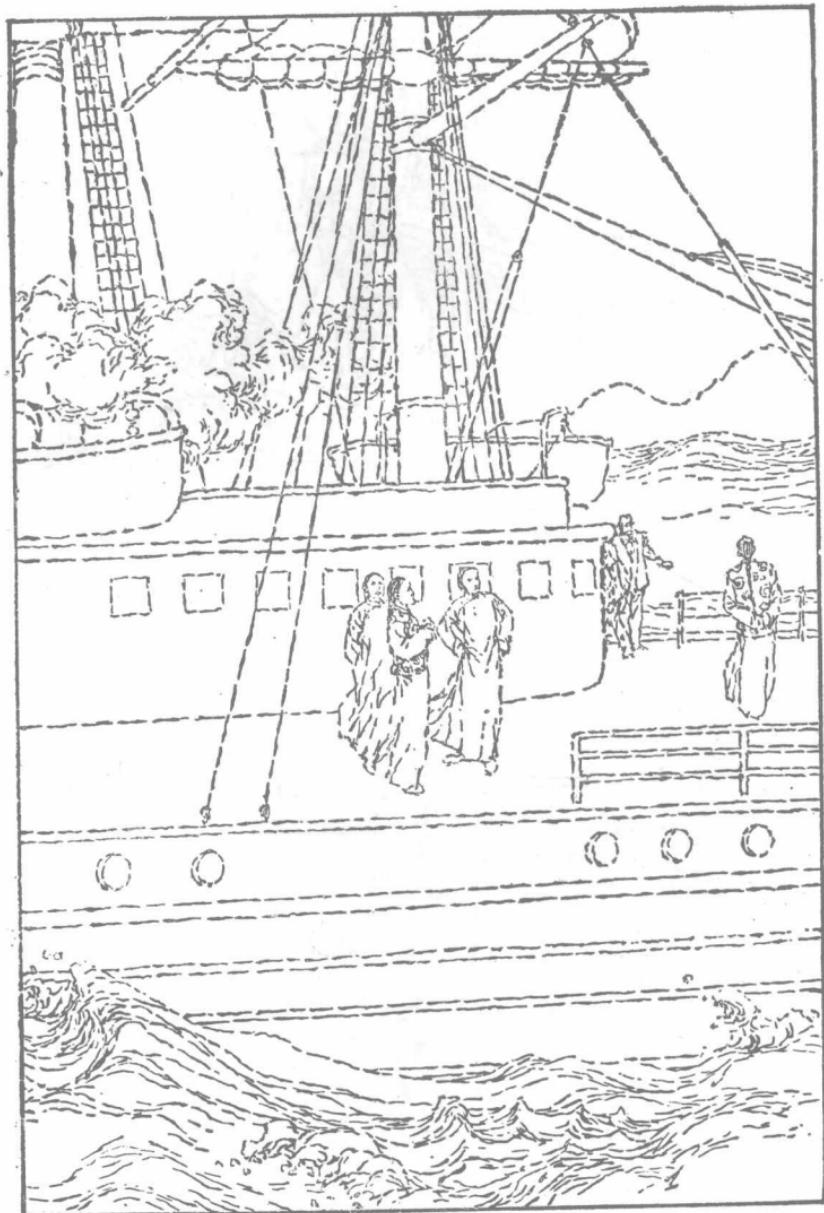
苏拉惊诧于丘逢甲的魁伟



丘逢甲呈上“台湾民主国印信”



林法欲施美人计



丘逢甲下南洋



丘逢甲怒斥关吏



丘逢甲：“你要多少？”



丘逢甲和孙中山站在钟山之上

目 录

第一章 未雨绸缪

一 闻警	1
二 台北	12
三 天地会	23
四 “番山”上	37
五 警急	51

第二章 民主梦

一 吁天不得直	64
二 新竹城南	74
三 “台湾民主国”	87

第三章 戎马书生

一 东宁大王	103
二 桃腹之军	111
三 新竹之战	123
四 国殇	136

第四章 泪洒东宁

一 请缨无路	155
二 无力回天	165

第五章	山中岁月	
一	寄人篱下	180
二	淡定村	200
三	卖文广州	207
四	重作冯妇	215
五	戊戌年	230
第六章	龙马生	241
第七章	下南洋	257
第八章	岭东新学	
一	初创岭东同文学堂	282
二	重返岭东同文学堂	295
三	访黄遵宪	309
第九章	岭东学案	319
第十章	革命党人	336
第十一章	咨议局	
一	禁赌案	351
二	苏大阔	359
三	可派与否派	363
第十二章	重结海上缘	
一	巧遇阿梁	373
二	夜的骚动	380
第十三章	阴晴浑未定	
一	梅树下	390

二 风云变幻	395
三 铁与血	400
四 “三·二九”之役	409
五 风雨识归舟	419
六 谁杀谁?	428

第十四章 胜利与迷惘

一 刘永福与李准	434
二 商人与总督	441
三 小阳春的阴霾	450

第十五章 最后的岁月

一 广东北伐军	460
二 涅槃	471

第一章

未雨绸缪

一 闻 警

“仙根兄，你不幸而言中了。——日本仔真的攻下了平壤！”

龙马生拿着几张《申报》，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地跑进了丘逢甲的书房。丘逢甲字仙根，号蛰仙。

“啊？！”尽管是意料中的事，丘逢甲乍一闻听，还是发出了一声惊呼。他从书案后一跃而起，抢上几步，一把掠过龙马生手中的报纸，用那如炬的目光在报上扫了几扫，紫铜色的脸膛逐渐黯淡下来，虬髯奋张，捧着报纸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“嘭！”丘逢甲猛地一拳向案上擂去，案上的文房四宝、他的诗集《柏庄诗草》，都被震得跳了起来。他那熠熠的目光，射向壁间贴着的万国舆地图，凝注在图上的一个角落。“平壤在这里。”他用手指着图上一粒砂子那么大小的一点。龙马生趋身上前，凑过去看。

今年，光绪二十年，甲午（西历1894年），新春伊

始，朝鲜就爆发了“东学道”的农民起义。日本照会中国朝廷：“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？我政府必无他意。”日本人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？当朝廷以为日本政府“必无他意”，应朝鲜王室之请求，率兵入朝鲜“代韩戡乱”时，日本就以“保护使馆和侨民”为名，大举进兵朝鲜，占领了汉城。

从那时候起，丘逢甲就满怀忧虑，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六月二十三日，日本兵舰击沉了满载中国援军的一艘英国商轮；七月二十五日，日军进逼牙山，援朝的中国将领叶志超与聂士成退到了平壤。八月一日，中、日两国同时宣战。

闻听朝廷飞檄卫汝贵、左宝贵、马玉崑、丰升阿等率军二十九营、总兵力一万四千余人入朝鲜时，龙马生曾经欢欣鼓舞，认为这回我军一定能胜。可是他的朋友丘逢甲却认为平壤非失守不可。两人争论起来，最后还打了赌。

丘逢甲并非徒作杞人之忧。他通过《申报》，知道朝廷并未作好战争的准备：慈禧太后正在准备她的“六旬万寿庆典”，挪用海军经费，修缮颐和园。军机大臣孙毓汶认为“战不可恃”，整天招集歌伶舞女嬉戏。北洋大臣李鸿章，在开战之后，诸多借口：“快枪快炮无多”，“各省无可调之劲旅”，力求主和。朝鲜战场上，叶志超连战皆败，朝廷却命他为统帅在朝清军的“总统”；他坐镇平壤后，既不调兵遣将，南下收复失地，也不做好防御的准备，将二万兵将统统塞在平壤一座孤城中，镇日征歌逐舞，焉有不败之理？反观日本，在开战前就制订了“作战大方针”，组成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大本营；开战后天皇亲率大本营进驻广岛督战。

眼前的一纸《申报》，向丘逢甲展示了一幅幅惨烈的战争图景：夜色如磐，秋风秋雨给困守孤城平壤的官兵平添一份